

王蒙 铁凝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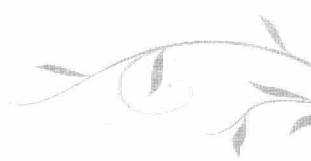
中国散文悦读

悦读

惠西平/策划 朱鸿/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王蒙 铁凝等著

中国散文悦读

悦读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悦读 / 王蒙等著; 朱鸿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642-3

I. 中… II. ①王…②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3363 号

中国散文悦读

作 者 王蒙 等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9 印张 1 插页 25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642-3

定 价 29.80 元



卷首语

我社在迎接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出版一本优秀作者的散文集,实有用意。

三十年前,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无疑是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仅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才支持,而且它还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这样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和思想是力量的源泉。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异于今天的高考制度,但它却是朝廷所开辟的优选人才之道。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是一次为国家精英和文化在战祸中存续而进行的伟大迁徙。不容置疑,在1977年冬天进入考场的那些学生,以及那个冬天之后的年年岁岁毕业的学生,已经是,而且一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设计者和实践者。

出于这样一种具有纪念意绪的考虑,我们从数十位作家学者的洋洋大作中遴选近五十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新作,这些新作都不同程度地饱含着对社会、历史、个人经历的深刻体会和思考。这样的一个集子的面世,对于中国三十年来巨大的发展成就和惊人变化不啻为一次颇具意义的纪念。

从出版的角度说,散文一直有它自己的市场。它不会像某些小说突然之间畅销起来,也绝不是曲高和寡的冷门读物。散文吸纳了社会生活最新的信息,最真实的信息,甚至是最内在和最隐秘的信息,所以是平易的、亲近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具有标志性质的图书大厦,散文图书的份额都是可观的。阅读散文书籍是为了得到一次平心静气的欢悦,而不是惊心动魄的大喜大悲。鉴于此,本书定名为《中国散文悦读》。

感谢诸名家赐稿、诸读者阅读,并盼给我社继续的支持和关注。

康西平



目 录

关于李十三.....	陈忠实	1
游牧文化与中华文明——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稿.....	高建群	4
张爱玲读《金瓶梅》.....	古 耜	22
唐长安——读史小札.....	和 谷	26
耗子玩猫.....	李国文	35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铁 凝	46
“性博士”张竞生.....	王开林	52
利簋：文明战胜暴虐的见证.....	吴克敬	60
山川与岁月的惊叹.....	伍立杨	67
女人与政治.....	熊召政	73
历史的邂逅——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	张曼菱	83
文人四题.....	陈建功	92
经典人生.....	从维熙	100
凝视：母亲用过的.....	李汉荣	104
念育之.....	刘梦溪	109
祖父的遗言.....	雷 涛	115
父母老去.....	彭 程	120
不要抛却在遗忘的风中——蔡立坚十年祭.....	肖复兴	130
母亲已乘黄鹤去.....	徐小斌	135
行吟江湖.....	陈长吟	144

杀羊的女人	冯积岐	150
躲在季节里的村庄	高亚平	153
六棵树	贾平凹	160
天上的扎尕那	雷 达	168
我的茶生活	潘向黎	177
写作与越界	史铁生	183
三星堆	王剑冰	187
品味千灯	王 眉	191
寻找女人与狗	王 蒙	195
穿越祁连山	王 蓬	199
涵江的魅力	谢大光	204
七月竹林的秩序	赵 丰	207
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赵丽宏	213
暗 影	朱以撒	217
马克思先生在垂钓	卞毓方	223
荒 原	冯秋子	231
美女如云	韩小蕙	242
天使落在人间的营盘	何向阳	245
秋天的莫扎特	刘元举	249
穿越麦地	裴亚莉	264
情爱缝隙里的深长喟叹	仵 埂	274
八个女兵和一座冰山——共和国的记忆	王宗仁	279
大爱无边	王兆胜	283
寒山僧踪	邢小利	289
故乡难言	朱 鸿	293
后 记	朱 鸿	297



关于李十三

陈忠实

约略记得是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周六从学校回家去背下一周的干粮，路上的男男女女老人小孩纷纷涌动，有的手里提着一只小木凳，有的用手帕包着馒头，说是要到马家村去看电影。这部电影是把秦腔第一次搬上银幕的《火焰驹》，十村八寨都兴奋起来。太阳尚未落山，临近村庄的人已按捺不住，挎着凳子提着干粮去抢占前排位置了。我回到家匆匆吃了饭，便和同村伙伴结伙赶去看电影了。“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火焰驹固然神奇，而那个不嫌贫爱富，因而也不背信弃义，更死心不改与落难公子婚约的黄桂英，记忆深处至今还留着舞台上那副顾盼动人的模样。这个黄桂英不单给乡村那些穷娃昼思夜梦的美好期盼，城市里的年轻人何尝不是同一心理向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弄清楚，《火焰驹》的原始作者名叫李十三。

李十三，本名李芳桂，渭南县蔺店乡人。他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李十三村。据说唐代把渭北地区凡李姓氏族聚居的村子，以数字编序排列命名，类似北京的xx八条、xx十条或xx十二条。李芳桂念书苦读一门心思为着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五十二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突然于失望之后反倒灵醒了，便不想再跑那条路了。这当儿皮影戏在渭北兴起正演得红火，却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头儿便把眼睛瞅住这个文墨深不知底的人。架不住几个皮影班头的怂恿哄抬，李十三答应“试火一下”，即文人们常说的试笔。这样，李十三的第一部戏剧处女作《春秋配》就“试火”出来了。且不说这本戏当年如何以皮影演出走红渭北，近二百年来已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



滇剧和河北梆子等。这一笔“试火”得真是了得！大约自此时起，李十三这个他出生并生活的村子名称成了他的名字。李芳桂的名字以往只出现或者只应用在各级科举的考卷和公布榜上，民间却以李十三取而代之。民间对“李芳桂”的废弃，正应合着他人生另一条道路的开始——编戏。

李十三生于1748年，距今260年了。我专意打问了剧作家陈彦，证实李十三确凿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而且是批量生产。自五十二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六十二岁被嘉庆爷通缉吓死或气死（民间一说吓死一说气死，还有说气吓致死）的十年间，写出了八部本戏和两部小折子戏，通称十大本：《春秋配》《白玉钿》《火焰驹》《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四岔》和《锄谷》是折子戏。这些戏本中的许多剧目，随后几乎被中国各大地方剧种都改编演出过，经近二百年而不衰。我很自然地产生猜想，中国南北各地差异很大的方言，唱着说着这位老陕的剧词会是怎样一番妙趣。不会说普通话更没听过南方各路口音的李十三，如若坐在湘剧、京剧剧场里观赏他的某一本戏的演出，当会增聚起抵御嘉庆爷捉拿的几分胆量和气度吧，起码会对他点灯熬油和推磨之辛劳，添一分欣慰吧！

然而，李十三肯定不会料到，在他被嘉庆爷气吓得磨道喷吐鲜血，直到把血吐尽在渭北高原的黄土路上气绝而亡之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一位秦腔剧作家把他的《万福莲》改编为《女巡按》，大获好评更热演不衰。北京有一位赫赫盛名的剧作家田汉，接着把《女巡按》改编为京剧《谢瑶环》，也引起不小轰动。刚轰动了一下还没轰得太热，《谢瑶环》被批判，批判文章几成铺天盖地之势。看来田汉胆子大点儿气度也宽，没有吐血。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过去了的事就成历史了。

我从剧作家陈彦的文章中获得李十三推磨这个细节时，竟毛躁得难以成夜眠。在几种思绪里只有一点纯属自我的得意，即我曾经说过写作这活儿，不在乎写作者吃的是馍还是面包，睡的是席梦思还是土炕，屋墙上挂的是字画还是锄头，关键在于那根神经对文字敏感的程度。我从李十三这位乡党在磨道里推磨的细节上又一次获得确信，是那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驱使着李十三点灯熬油自我陶醉在戏剧创作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快活之中，喝一碗米粥啜一碗黏（干）面或汤面就知足了。即使落



魄到为吃一碗面需得启动六十二岁的老胳膊硬腿去推石磨的地步，仍然是得意忘情地陶醉在磨道里，全是那根虽然年事已高依然保持着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闹得他手里那支毛笔无论如何也停歇不下来。磨完麦子撂下推磨的木杠，又钻进那间摆置着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条板凳的屋子，掂起笔杆揭开砚台蘸墨吟诵戏词了……唯一的实惠是田舍娃捐赠的二斗小麦。

同样是这根对文字太过敏感的神经，却招架不住嘉庆爷的黑煞脸，竟然一吓一气就绷断了，那支毛笔才彻底地闲置下来。我就想把他写进我的文字里。

2007年5月9日二府庄

原载《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

人选理由：_____

陈文多写现实生活，此篇以历史人物入文，此点便自奇异。感慨生情，意溢言外。

游牧文化与中华文明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台》讲稿

高建群

很高兴见到各位。对于这次讲演，我给自己的要求用尼采的话来表达：即，我有一个野心——用一句话来表达别人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但是我必须这样苛求自己。我今天和各位交流的题目是《中华文明基因中的胡羯之血》。

我本来是一个小说家。可是，我不能明白，这十多年来，我为什么突然痴迷于这一种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领域的题材和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拣来许多的历史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便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

我把我的这种痴迷悟觉为两个原因。一个是随着这些年我在西部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些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在途经的道路上，我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做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每一座坟墓，无论回族人的拱北、蒙古族人的敖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玛扎、藏族人的玛尼堆，都当做我的祖先的坟墓。当然这些还包括汉族兵团人的13连，还包括突厥人留在大地上的草原石人，还包括无名游牧民族留在阿尔泰山的古老岩画，还包括楼兰人那著名的千棺之山，等等。路





经每一座坟墓或标志物时，我都向它们脱帽致敬。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们就是遥远的祖先，而我，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一世纪阳光下的一个代表。

以上是第一节，叫《向坟墓致敬》。我将用二十四节的长度，完成这一次时空穿越，心灵旅行，思想飞翔。

这里是世界三大古老游牧民族中，其中两个最后消失的地方。三大游牧民族是欧罗巴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中后两者消失在历史的路途。欧罗巴游牧民族则跳下马背，开始定居，开始以舟做马，驰向那更为辽阔的蓝色海洋。今天的欧美人种，基本是欧罗巴游牧民族的后裔。

当一位名叫黑田的日本学者问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如果让你重新出生一次，你愿意出生在哪里时，汤因比眼望东方，以热烈的口吻说，我愿意出生在中国的新疆，那里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是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中的两个最后消失的地方，那是一块多么令人着迷的土地呀！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的西方首都是罗马，世界的东方首都是长安。这中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大平原。在这块平原上，有高山峻岭，有湖泊湿地，有草原和干草原，有戈壁滩，有原始森林，有一条条河流。单以河流而论，俄罗斯草原有四条主要河流，它们依次是鄂比河、伏尔加河、涅瓦河、第聂伯河。然后向西，在欧亚大平原的西头，是多瑙河、莱茵河。而在欧亚大平原的东头，是中国古书上记载的乌浒河、药杀水，是中国的母亲河，塔里木河、黄河和长江。

然后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勒尼·格鲁塞的说法，他们以80年为一个周期，或向世界的西方首都罗马涌去，或向世界的东方首都长安涌去，向定居文明索要生存空间。

这块大平原将东方和西方隔开了。

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是距现在三千八百年时候的事，按照蒙古族学者孟驰北老先生的考证，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东方的匈奴人。

我在这里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想说，如果人类的历史以三百万年计，那么，它的隔绝史是二百



九十九万六千二百年，它的沟通史是三千八百年。因为当人类跃上马背，用马或骆驼作为代步工具时，人类才有可能做跨越洲际的旅行。

所以，在人类漫长的、黑暗的隔绝史面前，人类的沟通史简短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是两种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和发展而成的文明。这两个文明板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

上面我说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

下面我再谈谈中国本土地理中的农耕线和游牧线。

伟大的北京，建城 802 年。它是女真人建的，或者换言之说是满人建的。女真金国建城后，称它金中都，后来成吉思汗占领后，称它元大都。成吉思汗登上元大都的城墙，俯瞰辽阔的华北大平原，慨然说，这么好的地方，让它长草，做蒙古人的草场。于是庄稼被割倒，牧草繁盛地生长起来。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地面风一样地行走。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沿农耕线和游牧线的交会地带行走着的。我在走一个圆。

北京，再过来是大同。大同是北魏拓跋氏建都的地方——代州、代国、代来城。再往下走是太原——古并州，安置匈奴的地方，有着胡羯之血的李唐王朝的老家。再往下走是包头，古九原郡，昭君出塞的地方。再往下走是延安榆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再往下走是天水、平凉、古凉州，再往下走是固原，再往下走是西夏王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建立的银川城。然后，内蒙古高原，白山黑水。

这一个个城市像一个个的地理坐标和历史坐标。它们构成了农耕线与游牧线的交会坐标。一部中国史书，许多的历史事件在其间发生。用台湾诗人席慕蓉在《长城谣》中的话说：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夺了焉支又失了焉支。

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瞭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们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踏踏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传统的解释中,两千多年的主流话语中,是这样来判断事状,设置地理坐标,框定历史流程的。即,首先框定农耕文明、定居文明的地理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皇城。它大部分时间是在长安,然后或者在洛阳,在汴梁,在南京,在杭州,在北京。皇城在中间,皇城之外,便是广大的农耕文明定居文明地面。这些地面之外,是长城线,长城线外,是南蛮、北戎、东夷、西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对游牧民族是不公允的,它是不符合大中华概念的。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按照于右任的说法,这些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夏民族。黄帝有四个老婆,四个老婆生了许多儿子,接着又有了许多的孙子,于是黄帝驾龙升天前,册封天下,将世界分成了七十多个国家,然后每个儿孙一个,让他们去管理。这些国家或在罡风凛冽的大漠荒原,或在温柔富贵的江南水乡。天长日久,他们的习性、相貌、服饰,便每每各异,形成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情况。司马迁认为匈奴人是夏后氏的苗裔。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匈奴末代大单于,伟大的世界征服者阿提拉,将他的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帝国,取名叫“大汉国”。亦是与此同时,开始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居住在中国腹地山西离石的匈奴将军刘渊,将他的政权叫做“汉国”。北魏拓跋氏政权取名“魏”,大夏赫连勃勃政权取名“大夏”,西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政权取名“西夏”。他们认为自己是轩辕黄帝的后裔,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冥冥之中,有一种强烈的认祖归宗情绪。

7

多么好,靠两条腿走路,中华文明古国一步三踉跄,摇摇晃晃地从远古走到今天。这大约就是世界其余三个文明古国都消失在了路途,而中华文明古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部奥秘所在。

一言以蔽之,一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的文明史。

有学者认为,秦是一个从西域过来的游牧民族。它先在甘肃礼县地



面定居，建立国家，然后向东发展，进入关中平原，先建都在临潼栌阳镇，再建都咸阳，最后定都长安。蒙古族学者孟驰北老先生甚至认为，楚文化中亦有强烈的游牧文化色彩，罡烈的楚风的内在奥秘是，一支游牧民族顺汉江而下，直达楚地。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础的完成和成熟，即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国家宗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定都在山西大同的一个游牧民族拓跋氏北魏政权主要完成的。现今中国地面的三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就是在北魏时代奠定了它的主体工程的。

而李唐王朝身上本自就有“胡羯之血”。“胡羯之血”是陈寅恪老先生的话。在中国“胡”是对一切游牧民族的泛称，当然，有时又是专指，比如“东胡”“稽胡”“林胡”，等等。学者们认为李渊、李世民的身上有鲜卑的血液，我完全同意这个话。鲜卑就是西域古族东胡，东胡为匈奴王冒顿所败，有一支逃到鲜卑山，于是以地名而名之。不过我想提醒各位的是，李家身上大约还有匈奴的血液，因为从汉光武帝开始，中央政权实行了一个“内附”政策，设河东五郡安置匈奴。李世民的家乡并州（太原），刘渊起事的离石，还有旷野中的城市大同，当时正是为匈奴人设的郡府。至元，世界的伟大征服者，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至清，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则是纯粹的游牧民族政权了。

游牧民族在中华文明史上刻上了深深的足迹，这是确凿的事实，中华文明史中有一半的胡羯之血，这亦是确凿的事实。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是文明人。当我们站在历史之巅，站在时间的一个制高点上，瞻望来路时，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只有承认，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力量，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大厦。

按照人种学家向我们提供的说法，中国长江以南的人是马来人种，中国长江以北的人是蒙古人种。当然一个种族的链条，从三百万年前走到今天，它早已混血。更何况许多的古游牧民族消失在历史的路途上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血液如今在现代人、在你我他身上奔流着。马克思说，民族交融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

这个洋叫准噶尔大洋，现在的中国大西北、现在的中亚五国、土耳其、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当时正是大洋的一部分。大约在一亿五千万年至三亿五千万年以前的侏罗纪时代，地壳涌起，喜马拉雅山系横空出世，水被赶走了，洋底露了出来。这洋底最初是一块，后来在伟大的造山运动中，一座横贯东西的大山出现了，这就是天山。天山的隆起，将洋底一割为二。北面的那块洋底，人们叫它准噶尔盆地，而盆地中间包着一块大沙漠，沙漠叫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面的那块洋底，人们叫它塔里木盆地，盆地的中央亦包着一块大沙漠，那沙漠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而那洋底大约积淀了许多的黄土，这时候有西北风吹来，于是黄土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向东南抛洒，形成了现在覆盖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内蒙河套的西北黄土高原。黄土层最厚的地方在今天兰州近郊，我曾经用尺子去量过，厚度在五百米以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后世的人们粉墨登场，造就了一个舞台。

匈奴人早在公元前9世纪时，即见诸于中国的史书。而在公元前3世纪时，赵武灵王北出雁门关，开始了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第一次战争。赵取胜。他的战利品是占领了今天的大同，并且从匈奴人那里学会了胡服骑射。后来在匈奴民族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位强悍的大单于，他叫冒顿，据说他的母亲梦见一只黑狼闯入牙帐，然后怀孕，于是他以独耳黑狼做他的令旗。女萨满跪在大地上说，赐一位英雄给匈奴草原吧，上苍！于是冒顿诞生了。我们能想见他骑着马，挥舞着猎猎狼旗，马背上挂一个用大月氏王的骷髅头做成的酒具，在西域地面风一样地奔走的形象。他曾给汉高祖下过一个文书，这就是著名的“冒顿文书”。他在文书中说，西域一十六国已尽归匈奴，提出要与大汉分疆而治的要求。他还曾经领兵将汉高祖包围在今天山西大同的白登山。汉军已经大败，剩下几百人龟缩在白登山，束手待毙，这时幸亏有宰相陈平，买通了冒顿的夫人，刘邦才得以逃脱。就是这个冒顿，还曾领兵破了萧关，进逼到长安城附近。当部下问他，匈奴人的疆界到哪里为止时，冒顿说，凡是匈奴人的牛羊吃草的地方，就是匈奴人的领地。

从冒顿文书中，汉王室首次知道了西域尚有如此广阔的地面和众多的小国，于是派一个叫张骞的陕西汉中人去探个究竟。这就是中国历史



上的张骞凿空西域,或者说伟大丝绸之路的开始。

在汉王室与匈奴人长达二三百年的战争中,出现过许多的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凿空西域第一人的张骞算一个。另一个大英雄叫班超。班超亦是陕西人,法门寺那个地方的人。班超正在未央宫里修撰汉书,这时一行大雁从天空鸣啾着飞过,班超将笔往地上一扔,说:大丈夫就该像傅介子一样,轰轰烈烈一场,于是乎投笔从戎,率三十六人的使团,先到楼兰国,火烧匈奴使团,继而进入塔里木盆地,后来征服西域三十六国,屯兵那里,成为西域王。正是因了班超,汉王室以致后来中央政权在西域的统一,自此开始。

傅介子的故事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远比荆轲刺秦要精彩许多。这个我们在后面专门介绍。

在和匈奴人的战争中,出现了许多的大英雄,如李广、李陵、李广利、卫青、霍去病、刘寄奴等。不过匈奴人的最后失败,武力讨伐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个女人的出现,这就是中国古典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下嫁匈奴。

公元前174年冬天,冒顿死,据传说葬于天鹅湖中。下葬时成千上万只白天鹅遮蔽湖面,久久不散。天鹅湖是伊塞克湖吗?是斋桑泊吗?是赛里木湖吗?请知道的人告诉我。

我在这里把李广利罗列入英雄行列,读者可能会有意见。因为正是他的畏敌不前,导致先锋将李陵被匈奴人俘虏。而司马迁正是因了为李陵的降事辩护,致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但是,从军事的角度讲,在匈奴人的诱敌深入面前,李广利是正确的,而李陵是不正确的。在此之前,李广利还有一次辉煌的用兵经历,即孤军深入中亚腹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从大宛国里夺得三万匹汗血马。这就是汉武帝的汗血马战争。而李广利的下场更是悲惨,在一次征战中,已经成为匈奴人驸马的李陵,诱李广利深入到大漠腹地,然后叫一声“你也有今天”,一刀斩首。

中国人把两千多年的同情心给了李陵和司马迁,作为我,我则在把同情心给前两者的同时,也分出一部分给李广利将军。



楼兰是位于罗布泊岸边的一个绿洲国家。它从何而来,至今还是一个谜。楼兰旁边的千棺之山,被认为是皇家公墓。那里刨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楼兰女尸木乃伊,既不是黄种人,亦不是亚洲白种人(印欧人种),而是金发碧眼、典型的白种人。专家推测,这个文明古国,很可能是跨洲迁徙而来的古老欧洲人种建立的。我曾经写过一本《罗布泊大涅槃》的书,书中我描绘罗布泊沧海桑田、山谷为陵的历史嬗变时,涉及了这件事。

那是汉武帝时代。话说老楼兰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尝归,小儿子叫尉屠耆。前头有虎,后头有狼。老楼兰王将大儿子典给匈奴作为质子,小儿子典给汉王室作为质子(也就是人质)。后来老楼兰王死了,于是两个儿子骑着马星夜奔驰,赶去奔丧,赶去即位。结果匈奴人的马快,这样尝归做了新的楼兰王,丝绸之路因此堵塞。汉王室于是派了一个大刺客叫傅介子,率领二十个死囚,假扮客商,自长安城跋涉八个月,来到楼兰国。傅介子刺死楼兰王归,扶尉屠耆即位。这是一次成功的刺杀行动。较张骞出使西域晚一点,较班超出使西域早一点。丝绸之路因此得以疏通。楼兰则从此易名鄯善。据说傅介子后来率领他的敢死队,并没有回来,而是在楼兰旁边围了一座新城,屯垦戍边。那座城叫米兰,如今还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一个团部的所在地。

我曾经写过一中篇叫《刺客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公元前45年左右的时候,匈奴人分裂为两个大的部落。一个部落以今天的包头(当时叫九原郡)为中心,史称南匈奴,匈奴王是呼韩邪。另一个部落当在今天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史称北匈奴或西匈奴,匈奴王是郅支。两个单于都想统一匈奴草原,这样便每有战争发生。呼韩邪大约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曾两次前往长安城求亲。这样,第三次,他便迎得了后宫美人王昭君出塞。郅支大单于也去过未央宫一次,他走得少了点。

昭君美人这一天正在后宫闷坐,听得未央宫外马蹄得得,胡笳声声,惨然一笑说:“迎驾我的人来了。”于是起身走出门外,主动请缨,要求下嫁匈奴。昭君是一位绝色的湖北女子,倾国倾城,入宫已经很久了,却还